

辛  
亥  
風  
雲  
誌

(續完)

楊  
森

趙爾豐宣告四川自治

辛亥年(民前一年)十月七日,我們正駐軍鳳凰山,由成都傳來消息:趙爾豐宣告四川自治,川民選蒲殿俊為都督(蒲是我的老同學),朱慶瀾為副都督,當時聽了,我們都頗感意外,因為趙是漢軍旗人,以他對於滿清朝廷的愚忠,怎肯輕易投降?要說各地義師風起雲湧,成都兵臨城下,岌岌可危,趙爾豐受情勢逼迫,不得不出此一途;事實也不盡然,因為民軍雖多,組織散漫而武器不足,尤其缺乏戰鬪經驗。據我們所知,十月初旬,成都城裏集中了三十個巡防營,統由田徽葵率領,這支部隊用來對付民軍,應該綽有餘裕。周統帶本是革命黨同志,成都的佳音傳來,他很興奮,立即召集全標官兵,當眾宣佈,大家聽他說到:「從此我們不再做滿人的奴隸,從此我們恢復了大漢男兒自由之身」時,全標官兵,情緒熱烈達到沸點,人人雀躍高呼,歡聲雷動,千百頂軍帽,被大家使勁的甩向天空,上下

翻舞,蔚成奇觀。我心裏覺得無比的欣慰,右手徐徐的伸向腦後,抓住那條假辮子,猛力一扯,把它扯了下來,自此我頸子上的溽熱刺痒全部消除,如今回想,這是我在革命成功以後做的第一件事,同時也是最痛快的一件事。

十月初八,趙爾豐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登在報上,全文洋洋兩千餘言,開頭便說:「爾豐不德,不能出我四川父老子弟於水火,乃者內亂未寧,外患日逼,胡網解紐,補救無從;若再不籌通變,必至橫挑外變,重益人民之流離荼苦,惻惻此心,良所不忍,特與將軍、都統、提督、軍門、司道以下各官紳商學界諸人,協同一致,以四川全省事務,暫交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,設法自治。先求救急定亂之方,徐圖良善共和政治……」這篇文章,寫得不卑不亢,不過當時我總覺得它不是趙爾豐的由衷之言,尤其接下去所說的:「爾豐部軍旅就緒,即行遵旨出關。」我就以為其中必有陰謀詭計。

上午周統帶召集軍官會議,即席宣佈,成都

新成立的都督府已有電令,從此內戰或可停止了,並且再三告誡,成都附近保路會同志很多,和他們相遇,應該把他們當做友軍看待,不許發生衝突;還有,保路會同志要佔據城池村莊,只管讓他們佔去。

到了成都,簡直像是變了另外一個世界,四門大開,家家戶戶張燈結綵,鑼鼓喧天,街頭巷尾,到處飄蕩革命軍的旗幟,紅底黃字,正中斗大一個漢字,四週有十八個圈,代表中華民國十八行省。男女老幼,人人歡欣鼓舞,笑逐顏開,熟人見面,先道恭喜再問好,仔細看看,大家腦後的那根辮子都剪掉了,男女服飾,更是千奇百怪,無所不有,中山裝,西服還不多見,多數人穿上新製的短褂褲,還有些少年子弟,乾脆披掛上古代的戲裝,頭插野雉毛,腰上懸寶劍,成羣結隊,在馬路上大搖大擺,他們這也算是「復我漢家舊衣冠」了。軍政府和趙爾豐恰巧相反,視我們新軍為可資信賴的武力,於是派遣六十七標駐防城內,負責維持全城的治安,我們六十五標

則仍駐鳳凰山。我那一隊進駐牛市口。牛市口是資中內江通往成都的要津，當時軍政府最害怕的假想敵，就是統兵入川平亂的端方，端方是四川發生鐵路風潮後，被清廷派為川漢鐵路大臣，親率湖北新軍第三十一標和第卅二標第一營，入川彈壓的。他要是率師直撲成都，我駐防的牛市口將是第一道戰線。

回師成都，將各方面得來的消息綜合分析，加以判斷，才知道我初聞喜訊時的疑惑果然不錯，趙爾豐突然宣佈四川自治，並非畏懼民軍的勢大，而是基於一種洩憤報復的心理，因為端方從七月底統兵入川，一直到十月初還停留在資中，按兵不動。他奏准清廷，令趙爾豐釋放蒲殿俊等九人，十月初清廷下旨將趙爾豐革職，令端方繼



清吏端方奉派查辦川亂在資中被民軍所殺

任四川總督，在這時候，趙爾豐在成都城裏還擁有三十個巡防營的武力，以及藩庫裏六百多萬兩銀子，他覺得把四川交給端方心有未甘，所以才聽從了四川紳士邵崇恩，和他表弟吳鐘鎔等人的勸告，允許交出政權，宣告四川自治。

### 端方兄弟被殺戮

四川宣告獨立的一天，端方在資中被殺，因為他所統率的湖北新軍，大都是富有革命思想的，卅一標標統曾廣大，就是新軍中有名的革命人物。他們一進四川，便準備在路上殺掉端方，一方面解除四川民軍的危機，一面班師湖北，實施革命。

部隊節節開拔，八月抵夔府，就接到武昌起義的消息，當時他們曾抗命不前，要回湖北。端方百計籠絡他們，跟下級軍官換帖拜把許他們升官發財，但是新軍同志不為所動，只因爲部隊還沒有集中，一時唯有忍耐。十月初到資中，聽說重慶宣告獨立，成都也快宣佈自治了，於是大家公決，殺掉端方和他弟弟端錦，一時家人紛紛脫去肩章，剪掉辮子，初七那日晨，借要餉爲名，衝進端方的篷帳，端方端錦一看情形不對，趕緊便說：「已經有十萬兩銀子將從自流井送來，錢一到就發給大家。同志們不理，請他們到天后宮去說話。」

天后宮前，當門擺張長板凳，端方兄弟倆坐下了，登時就哭訴：「我本來也是漢人，姓陶，投旗才四世，現在讓我歸還

漢籍，可不可以？」大家說：「太晚了。」端方又在求告：「我一生治軍，從湖南到兩江，到直隸，對待你們不薄，這一回入川，我對你們只有更好。」大家說：「話是沒錯，然而這是私恩，今天的事乃是國仇，我們要報國仇，就顧不了私恩。」話說完，三十二標軍士盧保清，揮刀直劈端方的頸子，頸子砍斷一半，身子仆倒向前，盧保清趕上去再一刀，方始砍下了他的頭顱。

端錦一嚇，拔腳就跑，軍士任永森拔出指揮刀，追上去把他砍死在天后宫裏。

於是，軍士歡聲如雷。端方兄弟就戮之前，他的親信衛隊逃得一個不剩。跟趙爾豐比較起來，端方死時的表現很羞勁。

鄂軍殺了端方，把他的腦壳裝在木桶裏，醃以石灰，先派五位同志，送回武昌，交給中華民國軍政府，號令示眾，一壯軍威。然後他們全師回鄂，趕去支援武昌的革命軍。這一批有爲有守的好漢，一路軍紀嚴明，秋毫無犯，十月十五日途經重慶，重慶都督張培爵，親自到市郊十里相迎，爲了表示四川人民對於他們促成革命，保全地方的感激，餽送他們餉銀三萬兩，川鹽二十萬石。十一月初三他們全部回到武昌，不但人數無缺，而且還把四川人送的餉銀餘一萬餘兩，和川鹽廿萬石悉數交回都督府。鄂軍都督黎元洪特地將他們編爲教導團，以爲模範，同時頒發獎狀，詞曰：「戡亂川東，回援楚北，籌助鉅款，助績卓然。」可以稱爲記實。

端方被殺，鄂軍撤走，成都所面臨的最大威脅全部解除，我肩上的沉重擔子總算輕輕卸下，

然而就在這段動亂時期，我那隊上出了大事，派駐龍泉驛的一個排，被排長夏之時領着，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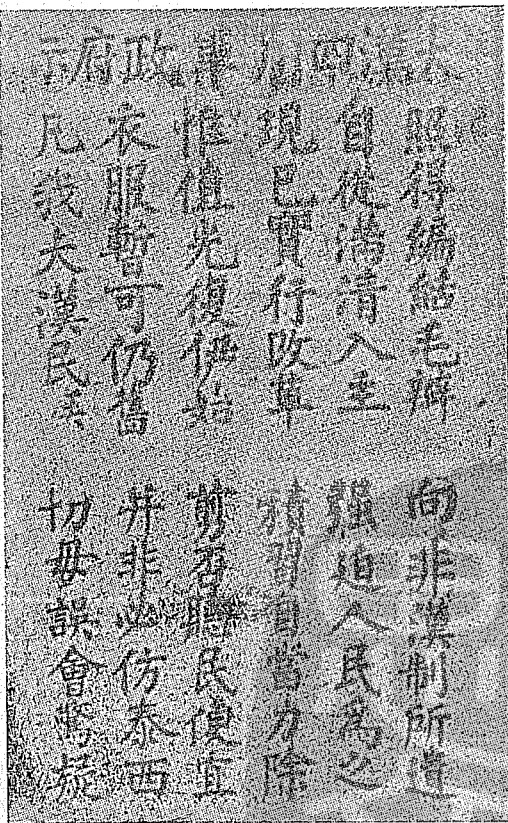
龍泉驛是成都東南的要隘，山巒疊翠，雲蒸霞蔚，監視資中簡陽的出路，居高臨下，最得地利。當初周統帶命我派夏之時一排駐守龍泉驛，我曾表示反對，理由是將一排人拉出連部以外四五十里的地方，根本就不合軍事學的原則，其次呢，龍泉驛雖稱險要，但總不能只派一排人去駐守。周統帶不肯採納我的意見，堅持要作這樣的部署，其結果是整個夏排，逃得無影無蹤。

夏之時是我的三位排長之一，也是同盟會員，他在成都，可能因為革命黨的身份暴露，為滿清官吏所疑忌，始終屈就一名排長，很久都得不

着升遷。我們駐防成都鳳凰山，他曾與同志陳寬，合辦了一份西顧報，秘密發行，鼓吹革命。我明知其事，一直都在給他必要的掩護。

夏之時領着一排人，到了重慶附近，剛好碰到張培爵親率義師二三百人發動革命，宣佈獨立，川東道朱有基跑了，重慶知府鈕傳善被義軍挾持。縣紳朱之洪等迎夏軍，進城安民，於是蒙推張培爵為都督，夏之時為副都督，兵不血刃，大局粗定，而夏之時將我那一排人擴充而成的中華革命軍蜀軍，當時也就成為蜀軍政府唯一的一支基本武力。

我的隊裏跑了一排人，上級不但不加處分，而且連重話都沒有說一句，因為周統帶自己心裏有數，讓夏之時孤軍遠戍，完全是上級的主張。標部很快的又給我補充一排兵來，補足我的編制，東路無事，我們又被調回鳳凰山，吃飯拿餉，天天下操，我的部下在重慶官拜副都督，兼任蜀軍總指揮，我還是當我的二營右隊隊長。



四川軍政府佈告

成都兵變 為貪財

十月十八日，將近黃昏，我們剛

上完操，營門外蹄聲得得，我站起腳來眺望，一眼看見四川軍政府陸軍部長尹昌衡（他原任督練公所提調，如今之副官長），策騎飛奔，逕向標本部而去。我心中暗想：「莫不是成都方面出了事？」

移時，標司令部吹起緊急武裝集合號，我們迅即武裝齊備，列隊趕到標部大操場，等候全標隊伍到齊，但見周統帶陪着尹昌衡出來，劈頭就說：

「各位，現在省城的形勢很緊張，起因是巡防營索餉，蒲都督和朱副都督上午十一點鐘在東校場點名發放，那曉得他們拿到了餉又開槍，亂兵肆虐，槍聲四起，地方上流氓地痞，趁機出來打劫，他們搶了藩署、銀行、票號、還在挨家挨戶的擄掠財物……」

我們聽了他的報告，面面相覷，暗呼糟糕。早先我們也曾私下討論，把趙爾豐留在成都，那三十個巡防營又不趕緊遣散，是軍政府大大的失策。這兩者之間如果發生勾串，或者任何一方興風作浪，成立伊始的軍政府，應付起來一定很困難。如今果不其然，巡防營在殺人放火，洗劫全城了。

尹昌衡報告完了，周統帶隨即下令，全標出發，目標是成都城裏，於是在下午五點多鐘的時候，我們一標官兵，由尹昌衡率領，一路急行軍進駐陸軍小學校內。進城以後，天全黑了，家家門窗緊閉，聲息全無，彷彿走進了一座死城，遠處熱鬧街市，還有熊熊的火光。以我的揣想，可能是搶劫已經停止，亂兵全部遠颺。

到了軍政府，我們先把巡邏隊派出去，又分佈崗位站好衛兵。尹昌衡領我們到軍政府裏一看，

只有安撫局長羅綸，和後來的軍事巡警總監楊維，司令梁爲民，和外交部代理部務楊開甲，寥寥可數的幾個人。至於蒲殿俊都督，和朱慶瀾副都督，自東校場亂兵鼓噪，槍聲響後，就不知道躲到那裏去了。

羅綸是舉人，川路風潮發生時，他是其中的重要人物，趙爾豐逮捕官紳，第二名就是他。四川軍政府十月七日中午十二時在皇城舊試院內成立，他被舉爲安撫局長，十月十八日這天成都兵變，滿城大亂，這麼大的軍政府裏，就只有他一個人臨危不亂，親自坐鎮。楊維、楊開甲和梁爲民還是晚間冒着槍林彈雨衝進軍政府的，到了裏面看見只有羅綸一個人在，不禁大爲錯愕。他們問羅綸爲什麼獨居府中？羅綸正色的答道：

「綸將與國旗同生死！」

尹昌衡親自指揮，分派防務，他叫我帶領部下，立刻馳赴東校場，守衛兵營。東校場成千上萬的特科新軍，全都趁着大混亂跑光了，偌大軍營，黑漆漆的一片空曠與寂靜，我看到那種寥落的景象，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派了一班士兵，分頭出去找人，他們回報的結果是在這座空營裏一個人都找不到。

問顧實在太嚴重，因爲營盤裏不但有戰馬糞，而且還有武器彈藥，亂兵和土匪如果佔了這裏，足可以就此建立強大的武力，與天下英雄競勝，而匪

死誰手，實在難以逆料。我將隊部設在騎兵科，勉強分派，一座營盤駐半班人。安排定妥我始終無法入眠，屋外有步聲人語，我走到門口，有我的排長涂聯芳，與兩位弟兄反剪着一條矮漢的雙手，把他推我的屋裏。

他穿一身騎兵制服，鈕扣鬆開，衣冠不整，腰部以下，極不自然的腆起一個沉甸甸的大肚皮，面部表情毫無疑問的是驚惶戰慄，駭汗如雨。我一眼看穿了他，沉吟俄頃，回到桌子旁邊去坐下，我吩咐押解他來的兩位弟兄：

「好，沒有你們的事了，快回去值勤吧。」兩位弟兄驚訝的望望我，遲疑三五秒鐘，最後還是聽從我的命令，敬個禮，出去了。

我望着那個騎兵，藹然的笑，我跟他開門見山的說：

「你不要害怕，我不會爲難你的，我只要你告訴我，今天成都城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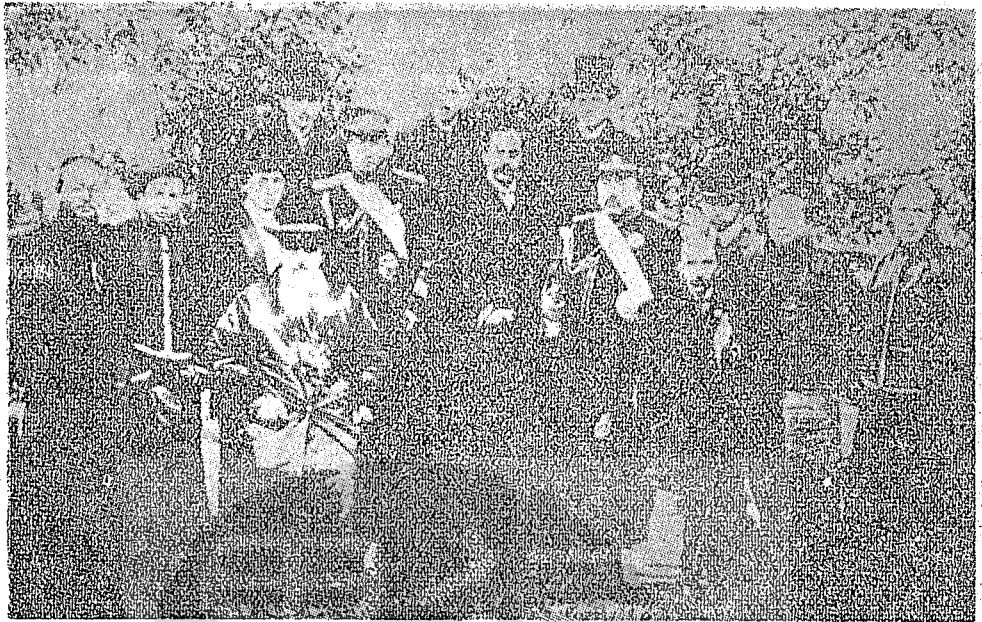
他放心了，長長的吁了一口氣，反過來問我：

「長官，難道你還不曉得嗎？」

「我不曉得，」我坦率的說：「我們是今天晚上才從鳳凰山調下來的。」

「啊——」他點點頭，嚥口水，這才一五一十的告訴我一些情形，後來涂排長，也曾將他調查所得，把這一段詳細的說過。原來，巡防營麇集省城，光復以後，又有大批的保路同志軍，入城等候整編就撫。這兩路人馬原爲死敵，共處在一城之內，當然無法相安，因此爭奪鬪，毆殺滋事的消息不時可聞。當時軍政府成立伊始，

四川都督尹昌衡（中）招待外賓影留



百廢待舉，一時又兼顧不了這許多，後來糾紛日盛，巡防營幾乎譁然生變，蒲都督問他們究竟要怎麼樣？巡防營的代表回答說：很簡單，只要你給我們十天假，十日以後，發我們三個月的恩餉，我們就此解散，各回家鄉。

蒲殿俊一想，藩署裏還有六百萬兩紋銀，發放三十營一萬五千名兵丁三個月的餉銀，那有什麼問題，於是他當時就應允了他們的要求：放假十天，恩餉三月，然後解散回家，永除後患。

可是臨時到約定期限的那一天，十日假期屆滿，巡防營士兵紛紛歸營，等着領餉回家，當夜，營盤裏謠言滿天飛，有人說是：軍政府準備餉，明早在東校場點名發餉，餉銀只發一個月，然後各別遣散。

造謠的人顯然別具用心，但是巡防營的士兵驚疑不定，居然也就深信不疑，當夜各營羣情激動，聚訟紛紛，因此埋下了十月十八日成都兵變的殺機。

十月十八日，上午八時，蒲都督和朱副都督在東校場檢閱巡防營，如約發給恩餉，每人各三個月，照說謠該不攻自破，巡防營的遣散也可以順利完成，然而這時有人大鼓如雷之舌，唆使巡防營士兵倡亂，一時後隊槍聲急響，向檢閱臺密集掃射，蒲殿俊朱慶瀾急忙遁逃，僅以身免。於是亂兵四出劫掠官庫，騷擾民居，城內散兵游勇，地痞流氓紛紛起效尤，於焉造成了黑色恐怖的成都十月十八日。這個小騎兵最後恬不知恥的說：「這就叫打起發噓，俗話不是說嗎？馬不吃夜草不肥，人不發橫財不富。」

我搖頭苦笑，無話可說，我望着他那個沉甸甸的「怪肚皮」問：

「這一次，大概你已經發了不少的橫財吧？」

他先在得意的點頭承認，然後忽地一驚，像有所感悟，他結結巴巴的在喊我：

「官長！官長！……」

「你放心，」我縱聲大笑：「我曉得你腰帶上掛滿了黃金白銀，因此之故你才會腆起這個怪肚皮，你所得的東西我願意讓你帶走，但是我要請你莫在我弟兄面前說那些打起發，發橫財的話。你們都是些毒，我萬萬不許你們的毒素，傳染了我的弟兄。」

他可能還怕我言不由衷，跪在地上磕頭如搗蒜，苦苦的向我哀求：

「官長，官長，放了我，放了我！」

我俯望着他，心裏只覺得好笑，我皺起眉頭問了他一句：

「你為什麼要跑回來？」

「我是回來拿東西的，」他嚇得眼淚都流出來了：「我想回營來拿我自己的東西，然後，我就要回我家鄉去了，從此以後，我再也不吃糧當兵。」

「你還要轉來拿什麼東西？」我憤然一指他那個大肚皮：「你搶了這麼多，難道還嫌不夠？」

他無詞以對，盡在連連的磕響頭。我很不耐煩，叫衛兵來把他帶出去，押出城門，隨便他往那個方向走罷。

### 新軍將校緊急會商

漸漸的，將近黎明，東方天際，曙色透過了層層雲霧，破曉時分，軍政府派了傳令兵來，命我將二營前隊仍然駐屯在東校場，周駿周標統請我到四川軍政府去開會。

這次會議是由新軍將校周駿和彭光烈所召集的，他們鑒於蒲朱逃匿無蹤，軍政乏人統攝，因此邀集省城士紳徐炯、邵從恩、張瀾等人，舉行緊急會商。當天的會議席上，大家公推尹昌衡繼任都督，而以羅綸副之。因為當時大家一致認為尹昌衡有戡亂之才，羅綸則為全川眾望之所寄，有他們二位出面領導，可能鎮撫一下當時的紊亂局面。

尹昌衡，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，生平昂藏自負，喜為大言，是一位頗有機智疏闊章法的怪才，熊成章先生勸他加入同盟會，他期期以為不可，說什麼種族革命觀念狹窄，不如直言大同。從日本回成都，往謁趙爾豐，高談闊論，數中國將才，唯有吳祿貞、周道剛和他三人而已。趙爾豐嫌他浮誇，派在編譯局辦事，後來他經過督練處提調，代理過一次新軍標統，繼姜登選之後擔任陸軍小學總辦。十月十八日成都亂作，尹昌衡風雲際會，終於由陸軍部部長一席，登上了四川都督的寶座。他當時坦白陳言，說他對於政治非所素願，因此一切聽憑公議，而專以整軍衛民為己任。他請董修武總理政事，以周駿為軍務部長，楊維當軍事巡警統監，專負成都治安之責。那時候羅綸湊巧生病，於是一切政務都由總政處總理



董修武主持，而以董憲章擔任他的副手。總政處設六位參贊，是為張瀾、王銘新、趙椿煦、蔡文銓、李植、曹德元和帥國英，他們的職責是襄佐政務。又設六局，為秘書局長楊光贊，法制局長許燮新，銓敘局長姚弼憲，統計局長蔡文銓，印刷局長李育仁，庶務局長江椿。

都督府外設八部，當時議定的人選是民政部長龍靈，陳希曾副，財政部長董修武，張瑾雯副，學務部長曾培，劉冕副之，司法部長賈育賢，孔慶餘副，實業部長廖治，楊剛副，交通部長郭開文，歐陽惠副，鹽政部長邵孝可，外交次長代理部務楊開甲。

同時又設五路宣慰使，考察吏治，撫輯地方，計為川北宣慰使張瀾，川西顏緝祐，上川南陳希曾，下川南李德芳，川邊黃摺青，川東是蜀軍政府的轄境，決議暫時不派人去。

部隊建制，決定大張旗鼓，儘量擴充，以周駿為軍務部長，王祺昌為參謀部長，成都近郊部隊，改編陸軍三師。第一師師長宋學臬，統領完整無缺的六五、六六兩標。第二師師長彭光烈，統領由保路民軍所改編的建制部隊。第三師師長孫兆鸞，他負責撫輯逃亡，收容潰散而後又復來歸的巡防營。

至於六五、六六兩標的官兵，因為升協為鎮，由旅改師，全部官兵都升了一級，我倒是頗為高興，因為我這個滿清時代的督隊官，終於正式的當了中華民國的管帶——營長。我率領一營人駐紮皇城，負責四川軍府的防務。

## 尹昌衡志大才疏

和四川軍政府住得近，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四川都督尹昌衡，此公的作風確實與眾不同，他身材高大，相貌不俗，經常穿着青色馬褂，却在腰上懸掛一支寶劍，講起話來雄辯滔滔，口若懸河，提起筆時詩文都很不錯，處理事情也頗有決斷和機智。但是和他相處久了，就會發現他的夜郎自大和目無餘子，他是天生的開創事業領袖人才，不過當時我就在懷疑，像他這樣的人似是華而不實，難於成功。

以一個陸軍小學的總辦，一躍而為天府之國都督，尹昌衡當時的躊躇滿志，沾沾自喜，似乎也是人情之難免。我冷眼旁觀，看他在軍政府辦公室裏簡直一刻都坐不住，騎上高頭大馬，率領親信衛隊，馳騁於蓉城的大街小巷，巡察地方，接受歡呼，似乎已成爲他每天例行的日課。陰晴雨雪，他一概樂此不疲。

就這麼每天風雨無阻的騎馬巡街，終於有一天巡出了一樁禍事。那天下午，尹都督照例出巡，我帶隊在操場上操練，正在聚精會神，注視新兵的動作，耳朵裏突然傳來陣陣的驚呼駭喊：

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都督被刺了！」

「都督遭刺了呀，快去捉拿兇手！」

我一驚，回頭看時，正有七八個軍士和老百姓，就這麼狂呼急喊的衝進軍政府。

就在此時——怒馬急奔，蹄聲由遠而近，再看時，都督好端端的脫身回來了，只是跑得匆忙了些。

緊跟着，他的衛隊也蹣跚而至，爲首的那一位，馬鞍上擦任一個人，我知道，兇手行刺未成，已被當眾擒獲。

尹都督親自升堂問案，我們在旁邊，將這高潮迭起的一幕看得清楚明白。兇手晉然不跪，自己通名報姓，說他叫馬保，是趙爾豐的丈什哈（衛士），不過現在跟趙督帥已經毫無關係，他是爲滿清朝廷報仇而來謀刺尹都督的。因爲尹都督「大逆不道，欺君罔上」，他是大清的「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。」

尹都督等他把話說完，虎的起立，駢指一點，就在跟那刺客，慷慨激昂的說起國家民族大道理，他從專制苛政，說到種族界限，最後他厲聲質問那刺客：

「你是漢人，如今你反倒替滿人來刺我報仇？我試問你，韃虜入關以後，那揚州十日，嘉定屠城，擢髮難數的血海深仇，又該那個來報？」

他就這麼用醍醐灌頂之勢，把馬保說得涕泗橫流，痛哭失聲，馬保泣稱他知罪了，請都督叫人拉他下去砍頭。壯乎尹昌衡，他不但殺他，還把他錄在帳下，他叫刺客馬保當他的貼身侍衛。

事後，據都督衛士透露消息，那一天尹昌衡真是命不該絕，馬保埋伏在街上，乘尹昌衡行近時用手槍行刺，雙方只有很短的距離，他竟會一槍打歪了；都督的一名衛士受傷落馬，尹昌衡扳轉馬頭就走，其餘衛士奮勇向前，於是馬保束手就擒。

從另一個角度來看，尹昌衡又是一個擅於掌握民家心理的人，他經常製造一些盛大壯觀的戲

劇化場面，不用花錢，娛人亦可娛己。蒲殿俊是第一任川督，他所從來不曾想到的「滿人投降」，尹都督就要補拍鏡頭。成都最末一任的旗人將軍是裕昆，自他以下還有大批的滿清文武官員，住在少城的旗兵和旗人，總數當在兩萬人以上。尹昌衡親自規劃儀式，擇期舉行受降典禮，那一天在皇城前，他的近衛軍盔甲鮮明，刀槍如林，簇擁着御將軍禮服的尹都督，當着傾城而出的成都老百姓，接受裕昆率領滿人呈遞降書。成都人比光復當日還要高興十倍，二百六十八年屈為滿奴的怨氣一旦得伸，人人額手稱慶，舉城狂歡。

但是尹昌衡也很講信義，滿人投降以後，他對待他們相當優遇，他曾批准二萬多漢軍旗人改主歸宗，仍舊恢復漢籍。裕昆等滿籍高級官員離川，他贈給旅費，派員護送，並且通電北平、南京，以及各省都督，請他們一體飭屬護衛，以示優待。

這一次滿人投降獲得空前成功，尹昌衡又想把偏僻成都總督衙門的趙爾豐，拉來如法泡製一番。他派人去知會趙爾豐，請他也來出席一次降禮。殊不知竟被趙爾豐婉謝了，他送來督署所有的公文印信，表示他從此不再過問川事，至於投降，他說似可不必，因為他在宣示四川自治以前，早與四川軍政府訂有條約。

條約是有的，一共卅條，前十一條由蒲殿俊提出，後十九條則是趙爾豐的主張。那裏面有幾條使得軍政府漸感不能忍受的，那就是：（十四）旗軍練三營，統歸陸軍統制管理。——後來，這三營旗軍成了趙爾豐的私人衛隊，使他在成都城內仍然擁兵自重。（十六）、邊務常年經費及兵餉一百二十萬兩，由川人擔任。——事實上，軍政府自身都在開窮，正感羅掘俱空，那裏付得出這筆軍費來？何況，趙爾豐還拖了許多留難民軍，無法解決的尾巴。例如：（十七）、邊務如須擴充，軍備餉彈由川協濟。（十八）、軍隊除原有邊事外，應再選帶八營。（十九）、藏款仍照舊協濟。

趙爾豐死在臨頭，仍不自知，當時情勢，可以說是对他不利已極：（一）八月十八日兵變巡防營士兵械劫落庫，後來證實是他的調唆指使。（二）十八日兵變，十九日趙爾豐竟貼出佈告安民，進而招集亂兵，可見他是在有計劃的採取行動，準備一舉顛覆四川軍政府。（三）趙爾豐交出總督印信後，才聽說滿清尚未覆亡，他十分懊悔，於是密召巡防軍統領鳳山，代理川邊欽差大臣傅嵩林，率領全軍入馬，回撲成都，幫助他復行總督職權。最嚴重的一樁是：重慶起義成立的蜀軍政府，鑒於趙爾豐仍在省垣督署擁有重兵，唯恐他變生肘腋，危害全川，於是推副都督夏之時率師西上。尹昌衡豈容渝蓉之間，竟然兄弟鬩牆，兵戎相見？所以他乘渝軍尚未出發，斷然採取快刀斬亂麻的手段，他懂得，殺一個趙爾豐，四路狼烟，都可以傳檄而定。

趙爾豐拒絕了尹昌衡舉行降典的建議，尹昌衡爲了表示容忍，退而求其次，請趙爾豐解散他擁以自衛的三營衛兵，趙爾豐居然強項的也不答應，他說：要等他一家人安全撤離四川省境，這三營人方可解散。

渝軍整裝待發，傅嵩林的勁旅也在川邊蠢動，尹昌衡火燒眉睫，忍無可忍，於是在辛亥年十一月初六深夜，召集高級軍官會議，當場決定了趙爾豐的命運。

### 月夜活捉趙爾豐

我們這一旅人，奉派攻打督署，捉拿趙爾豐。月光映甲，凜冽生寒，一連砲兵，首先出動，拖上成都東門，砲衣褫去，大砲居高臨下，直指總督衙門。

我們的隊伍出發以前，尹都督早已下令，各街團防一律嚴守柵欄，柵欄便是堵塞街口的木柵。當夜三更全旅出發，一路上只聽到傳呼口令，以及輕悄悄的開柵落柵之聲。走走停停，歷時許久，才到督署附近，我們畢竟是訓練有素的新軍，動作迅捷，秩序井然。當督署裏的衛隊察覺異狀，鳴槍示警的時候，我們早已遵照參謀作業的規定，進入位置，將督署包圍得水洩不通。

督署裏面的人先放一排槍，然後就有人出來問訊：

「你們是什麼部隊？」

前隊有一位弟兄朗聲回答：

「我們是四川軍政府的軍隊。」

「你們來做什麼？」

「我們奉了尹都督的命令，要來會見趙總督。」

停了半晌，督署裏又傳來清朗的聲音：「總督大人已經安歇了，有什麼事你們儘管可以跟我說，明天一早，我會稟知總督。」

「來不及了！」這邊有幾位弟兄暗暗的向前移動：「我們現在就要見趙爾豐！」

「不准接近！」那頭尖聲叱止，「我們對於總督大人的安全是要負責任的。大家都是好弟兄，萬一各位不聽勸告，請莫怪我們手下無情。」

我始終保持緘默，不作任何表示，只是暗暗的移步向前，我想瞭解督署轅門外的地形，以及那三營衛隊的部署。

移到隊伍的最前面，月色如水，我終於看清楚，督署裏的士兵，一面在跟我們問答，另一方面，却在趕築工事，砌石塊，堆沙包。看樣子，他們有意跟我們性命相拚。

我搖搖頭，發出一串苦笑，緊跟着在我身傍的一位隊官，悄悄的問我：

「營長，你看我們是不是應該打衝鋒？」

「不忙，」我急急攔阻：「最好還是再等一

下。」

「等什麼呢？」

他有點焦躁，但是一言未竟，東門城牆上轟然一聲巨響，接下來是裂帛般的砲彈呼嘯，一團火球，自天而降，準確的落在督署裏面。這是我們的第一砲，間不容髮之際，又有第二砲、第三砲接連轟來。

我曉得時間已到，現在才是我們衝進督署的時刻，正要吩咐號兵吹衝鋒號，督署轅門之前，高高的掛起了一面白旗。

又是兵不血刃，順利成功，我暫自喊了一聲慚愧，繼而想到我有重責在身，我這一營和第一團的一隊，是受命攻擊督署正門的，如今趙爾豐

決意投降了，我必須把部隊整頓好，然後等候高級長官來指示如何受降。

我把我的部隊和砲隊集合好以後，準備等統領來主持受降，我那一營人齊齊整整的站着，肅立無嘩，唯有第一團那一隊不聽我的調度。

那一隊人中有一個司務長陶澤琨，陶澤琨是我在弁目隊時的同學，身材魁梧，膽子很大，他曾和我們同考四川陸軍學堂，未獲錄取，他一向是粗線條的，我剛把隊伍排好，他已經不耐煩了，一聲喝令，帶起一些人，翻過總督衙門的牆垣，就此衝了進去。我一看，唯恐他凶莽闖禍，無可奈何，也就由大門而入，我追趕他，一直追到後堂，正好碰到他像抓小雞一樣的，怒眉橫目，右手捉住趙爾豐的辮子，把這位總督大人，哇哇怪叫的從屋裏拎了出來。

趙爾豐矮小瘦弱，兩腳離地，縮成一團，陶澤琨人高馬大，就像一個巨無霸，他提起趙爾豐的髮辮，把他拎在手裏，素有屠夫之稱的趙總督，這時候，只好聲聲討饒的說：

「何必呢，何必呢，你要我去我就去嘛。」

我看了聽了，着實有點不忍，仗着我的官階遠比陶澤琨高，我便喝止他道：

「陶澤琨，你怎可以這樣兇狠！」

「報告營長，不狠不行，」陶澤琨望了我一眼，氣喘吁吁的說：「再慢一步，這龜兒子就要跑了。」

我啼笑皆非，然而跟着陶澤琨跑到後院，事實證明，他所說的話也有三分道理，因為，一匹好馬，早已鞍韉齊備，整裝待發。陶澤琨就用那

匹趙爾豐準備逃逸的駿馬，翻身上鞍，而把活捉生擒的趙爾豐，緊緊的壓在馬鞍頭上。飛也似的回去報功去了。

總督衙門裏面，絲毫沒有傷損，過不了多久，統領駕到，我把防務移交完畢，奉命開回皇城。後來聽說：軍政府將趙爾豐的私財全部封存，以備將來犒軍之用，署內所有的衣物器皿、字畫財帛，全部散給附近居民，督署頓時為之一空。

翌日下午，尹昌衡派人把趙爾豐拉到明遠樓下，當着集合而來的全體官兵，宣布他的種種罪狀，然後高聲的問：「趙爾豐該不該殺？」

「該殺！」

「快殺快殺，」趙爾豐也在大聲咆哮：「你們把我的家眷一起殺了，我也毫無怨言。」

一言未竟，黑煞神似的陶澤琨搶上前去，手起刀落，趙爾豐那一個鬚髮斑白的頭壳，就地滾了兩滾，寂然不動。

尹昌衡殺了趙爾豐，為七千萬川民出了一口氣，同時也解決了川中的心腹之憂，這一下他的聲望大大提高，許多怪誕離奇的傳說，也就在這段時期裏面，由他自我宣傳，散播遠近。他二十多歲當了四川都督，自不免志大才疎，趾高氣揚，把中原逐鹿，一統華夏也看得輕而易舉，那時候他所作的詩文，自視不凡，眼比天高，頗有氣吞河嶽之概，彷彿除了漢高祖，就沒有人堪以和他比擬。他又編造神話，說他誕生之時滿室異香，言道天降大雨，只消他大喝一聲，即將雲收雨止。種種說法，聽了叫人啼笑皆非。

牛皮越吹越大，帝王思想越植越深，尹昌衡



終於飄飄然的不知自己究為何許人了，最狂妄的一段時期，他曾發出通告，說是四川軍政府要成立蜀國，四川國，天府國，隱隱即以帝王自居。他自己信口雌黃，報章也就照登不誤，讓我們這些稍有新智識的人看了，真是痛心疾首。不過說來也是難怪，滿清時期，當一個封疆大吏真是談何容易，而尹昌衡之流居然能夠得來全不費功夫，難怪他們會以為統一全國十八行省，也不是什麼難事。

四川革命成功，脫離清廷壓迫，終而演至分崩離析，各自為政，割據稱雄，戰亂不已，早先的倖勝，也是日後天下大亂的重要因素。

民國元年，四川內部已經三督鼎立，尹昌衡據成都，張培爵和夏之時開府重慶；川北一帶，

又有曾省齋和張觀風，自立為川北大都督、副都督。都督府就設在我的故鄉——廣安。

內憂已急，外患更烈，北部，陝西省的義軍正和清兵鏖戰，形勢對於義軍不利。西邊，鍾穎率部入藏平亂，已經殺了我黨密謀舉事的范秋瀾和胡光俊，川邊欽差大臣傅嵩林也有一支軍隊，駐守川康邊境，如果鍾穎回師，和傅軍會合，成都就要首當其衝。南方，滇軍起義不久，都督蔡錕派第一梯團謝汝翼，第二梯團李鴻祥，出兵川南敘府瀘縣自流井一帶，聲援四川革命，並且協助安撫地方，正和川南的民軍土匪，陷於混戰。尹昌衡和張培爵，一再通電呼籲，請滇軍出川，事情鬧到最嚴重的時候，尹昌衡還想兵南下，統和滇軍決戰。

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下，尹昌衡拚命擴軍，

從一師擴充到三個師，後來更擴為八師之家。四川雖稱天府之國，但以稅收情形來說，成都這一個地區，最多只能供給一師人的軍需，如今尹昌衡一下子聚集八師人馬，首先遭遇的困難便是餉糈竭，鐵路公司存的九十萬元，被尹昌衡提出發餉，幾天功夫就用光了。逼得沒法，他請唐宗堯設立四川銀行，發行銀券五百萬，從此以後需用越多，鈔票印得越多，幾乎使成都的經濟為之崩潰。其次是幹部不足，於是尹昌衡開始濫發委任狀，他的親戚朋友，甚至袍哥弟兄，都當起師長團長，鬧得成都秩序紊亂，元氣大傷，歷時多年不能恢復。(完)

# 徐志摩 · 沈叔薇 · 郁達夫

徐認三

被目為頹廢派作家，橫死南洋，屍骨無存的郁達夫，和新月派詩人，撞機殞命，英年早夭的徐志摩，真可以稱得上是一對難兄難弟。——郁達夫和王映霞的一段情，徐志摩跟陸小曼的二度梅，三四年了，一直是最熱門的茶餘酒後話題。

何以說他們是難兄難弟？這不僅由於他們的

成就相仿，際遇雷同，而且，更因為他們是中學時代，同窗共硯的學友，早在民國前二年，遜清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，郁達夫十四歲，徐志摩十五歲，他們就已經是中學一年級的同學了。

郁達夫的年齡雖然只比徐志摩小一歲，可是在學校裏兩個人的神情表現却大相逕庭，因為徐志摩是富家子弟，資質聰明，生性調皮，他膽子

特別的大，戴一副金絲邊的近視眼鏡。徐志摩頂喜歡跟同學開玩笑，惡作劇，整日價笑做謔浪，無所不至，最愛做種種頑皮淘氣的把戲。他跟他的一位表兄沈叔薇，從早到晚寸步不離。沈叔薇的年紀祇不過比徐志摩略大幾歲，然而他身材魁梧，臉上的表情也近乎成人，論戲謔搗蛋的程度，他比徐志摩祇有過之而無不及，這兩位表兄弟